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海伦·米特梅尔 著 刘晓媛 译

红尘浪子

Divinity Brown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红尘浪子



988874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8—0020

©1996 by Helen Mittermeyer

©199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安 璐 张 雷

责任印制：刘玉龙

红 尘 浪 子

Hongchen Langzi

〔美〕海伦·米特梅尔 著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字数 120 千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7-1127-3/I·1098 定价：12.00 元

目 录

一、离奇的案件..... (1)

吸引她的不是他具有洞察力的深邃的棕色双眸，也不是他那漫不经心的笑容，更不是他嘴唇边浮起的性感而又难以捉摸的酒窝，是一个隐藏在杰克·布莱西的外表下面的真实的男人让她渴望着去了解。

二、第一次较量 (21)

杰克忍不住笑起来。她嘴角上浮起来的酒窝不应该让人如此兴奋；那双眼睛不应该像黄玉一样闪闪发亮，盛满了笑容；那奶油般的皮肤、精巧的骨架是如此让人着迷，几乎能将他催眠。他可以看到她正努力克制着脸上的笑容，这更让他魂颠神荡。

三、飘忽不定的幽灵 (41)

走进昏暗的书房里，她将手放在电灯的开关上，然后一动不动了。那个幽灵！只离她几英尺远，就在她一直出现的地方。这一次，蒂维妮特确信那是一个女人，虽然那女人身上的衣服被烟雾笼罩着，无法辨别，她的面容却非常清晰。

四、波澜初起 (50)

那群记者仿佛一队不安分的游行队伍，陪着她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到电梯前。她按动了呼叫电梯的按钮。在她等待电梯下来的时候，她勉强控制着

心中的烦躁。从以往的经验得知，任何一个明显的紧张或者是不耐烦的动作，都会被解释出十二种以上的可能性。

五、指甲里的碎屑 (75)

情感的风暴席卷了他们，将他们带到了冰雪、湖面和天空以外的地方。他们互相缠绕着，沉浸在热情、激情、柔情、温情编织的情网里，蒂维妮特愿意永远蜷伏在他的怀抱中。

六、神秘的福瑟 (99)

第二天早上，电话与蒂维妮特的闹钟一起在六点钟的时候响了起来。这是法院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告诉她由于大雪的缘故，审问推迟到明天。昨天夜里，大雪几乎下了足有一英尺深，蒂维妮特不知道她是高兴还是悲哀，有时候等待并不是什么坏事。

七、莱昂的证据 (112)

她落进了一生中最火热最性感的陷阱里，然而她还需要建立某种工事来防止自己受到伤害。如果她事先警告过自己，如果她让自己对即将出现的意外做些准备，如果她能穿上一件盔甲……

八、实验室里的名单 (122)

蒂维妮特仍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与杰克对她的爱意之中，没有注意到杰克的身体忽然僵硬起来，直到杰克停下脚步，低声地诅咒了一句，蒂维妮特才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头。

九、停车场中的混战 (137)

她微笑了，看到他幸福的表情，知道杰克·布

莱西的一生中也很少有过真正快乐的时刻，然而在帮助陷入困境中的朋友们时他从来都是毫不迟疑的。他是一个奇特的男人，她感谢所有神灵让她得到了他。

十、诱杀…………… (156)

罗比低下头，看着他朋友的尸体，本能地打开了灯。他面前站着一个人穿着一身黑色的湿衣服的男人，一张面具遮住了他大半张脸。那个男人用枪口对准了罗比，罗比转身想跑，但是两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背部，他仆倒在地。

十一、婚礼上的危机…………… (159)

他不会让她活下来的，她知道这一点，但是她不打算毫不反抗地就倒下去。上帝，今天是她结婚的日子，如果杰克知道了发生的事情以后会怎么想？

十二、报仇雪恨…………… (164)

当他们走远了以后，一群鬼魂从公墓里飘出来，她们向着他们的背影微笑着，其中一个抱着婴儿。她们每个人都向悬崖底下看了一眼，之后，一个又一个地消失在湖中升起的薄雾中了。

一、离奇的案件

蒂维妮特·布朗咬住嘴唇，告诫自己将心思放到现实世界中去，不要理会那虚无缥缈的幻像。她强迫自己将思绪从那亦真亦幻的影像上转移开，转移到摊在她面前的书本上，但是没有用。一个幽灵！她看到了一个幽灵！

这太可笑了，她对自己说，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她的工作性质要求她具有这种实用精神，而不是富于幻想的头脑。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虽然她的理智在不断地提醒她，但是那个幻影看起来却是如此真实。当时，她正在阅读一本描写第一次内战期间纽约艾米诺监狱营的纪实小说，忽然她听到了一丝微弱的沙沙声。她抬起头，眨了几下眼睛，定睛看了看，然后又闭上眼睛。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她注视着那一团渺茫的烟雾，确信自己刚才看到了什么东西。

“你好。”她的问候声在摆满了书的房间里听起来空洞洞的，“你是谁？”

然而没有回音，她仿佛看到在她右侧的角落里，在这个长方形的房间的壁炉前，站着一个幽灵。整个房间里弥漫着白色的烟雾，似乎有什么东西着了起来，蒂维妮特思忖着，这是对那片烟雾的唯一解释。透过那团烟雾，她看到了一个清晰可辨的身影——一个女人。

“你可以跟我谈谈吗？”

还是没有回音，那个女人既没有看蒂维妮特，也没有从她身边飘过去，而是透过窗户，眺望着空旷的湖面。那里有什么？湖水，还有一个露台，耶稣诞生雕像应该收起来了，现

在已经是一月份中旬了。蒂维妮特的直觉告诉她那个影像不是冲她来的，她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目击证人，而不是神灵寄居的对象。她环视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却没找到与幽灵有联系的东西。她困难地吞咽了一下，下定决心向那个幽灵走过去。就在这时，那个幽灵消失了。

没有人告诉过她这座房子闹鬼，但是一个幽灵并不能阻止她继续租用这座房子，她只是很奇怪没有人提过这事儿，绝大多数的租赁者都会添油加醋地对这种事情大肆渲染一番的。当然，她一直没去找过她的房东，她想要一个安静、隐秘的地方生活一段日子，于是她的朋友黛娜斯特·琼斯·波塞尔向她介绍了约克帕郡和这座位于悬崖上面的被称为“凉亭”的房子。

蒂维妮特再次环视着整个房间，她不知道这座房子与艾米诺监狱营的战俘是否有什么联系，当然，她才刚刚开始她的调查，还没有了解得很清楚，也许她头脑中时常浮现的想写一本关于内战期间战俘营的文章的念头同那个幻影一样是缥缈不定的。不论她的调查能取得什么结果，她都要努力地将它们写出来，写作从来不是她的梦想，但是她坚持不懈，因为她需要将精力转移到与法律无关的事情上去。

从少女时代起她就想成为一名律师，当那些成年人嘲笑她的孩子气的怪念头时，她反而变得更加坚决了。即使是在法律学校读书的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她相信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当然，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被这个团体驱逐，虽然她还没有被取消律师资格，但也快了。

忘记这一切！蒂维妮特将自己纷乱的思绪又拉回到内战期间，在艾米诺战俘营中曾经关押过女犯吗？她必须调查一

一、离奇的案件

下这件事，也许她可以问一问那个虚无缥缈的幻影……

她摇了摇头，这太疯狂了，虽然她性格脆弱，并且几个月来一直萎靡不振，但是她不会将想象中的东西当成现实，她的想象力太活跃了，她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冥思苦想使她无法再以坚定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世界。

突然被她的律师事务所解雇这件事对她的冲击很大，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并继续生活下去，否则她会垮下来的。对文章进行摘抄的习惯使她在整理材料方面获得了一些技巧，也许她可以将这些材料拼成一本书，至少这件工作可以给她提供一个很好的借口，将她的思绪从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熟悉的法庭中分散开来。她要在这里租住一年，在此期间，她会清理好纷乱的心绪，并将心思放到当前的生活上来，尽量尝试着去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突然，一声愤怒的吼叫声伴随着东西摔碎的“哗啦”声传到她耳朵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急忙站起身来，绕过柚木书桌，向大厅里走去，她听到了更多的吵嚷声，从厨房的方向传来。她沿着房屋的中心走廊向厨房跑过去，她在厨房门口停住了。“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高大的肩膀宽阔的正忙着咀嚼东西的男人向她转过身来，然后他指了指房间里的另一个男人，哈伦，他是这座房子里的一个杂工，每天在屋里屋外做着很多事，看起来就仿佛是这座石制房屋的一个组成部分。

哈伦正向那个陌生男人挥舞着一把切肉刀。“这个该死的傻瓜几乎将你的午餐都吃光了——”

那个男人一边使劲摇着头，一边继续咀嚼着。“艾姆夫—帕姆夫—麻姆夫—艾特。”他回答说。

“他在说什么？”蒂维妮特问，尽量不让自己笑起来。

“他说他只咬了一小口。”哈伦瞪着这个入侵者，然后向她的鸡肉沙拉三明治做了一个手势，一大块已经不见了。“一小口？你几乎将它吃光了，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不是这样的。”那个偷吃三明治的男人说，咽下了最后一口三明治。

“法官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杰克，”哈伦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笨蛋，你总是给人惹麻烦。”

蒂维妮特忍住微笑，看着这个又瘦又小的哈伦辱骂着身材比他高大一倍的对手。

似乎是感觉到了她的审视，那个名叫杰克的男人转过身来，看着她，耸了耸肩。“他总是让我很难堪。”

“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的厨房，”哈伦说，“我就打电话叫桃乐丝把你扔出去。”

杰克皱起了眉头，摇了摇头。“别这么做，哈伦，我到这里来是有原因的，艾佛瑞姆的儿子出事了。”

“伊塞克？”

杰克点了点头。

哈伦皱起了鼻子，眯着眼睛注视着杰克，然后猛地点了一下头。“好吧，你可以到书房去，我给你准备一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我要最好的。”杰克说。

“我们没有，你或者喝我给你准备的，或者不喝。”

杰克安静了下来。“好吧。”

“我们有一般的咖啡，是不是，哈伦？”蒂维妮特问。

“是的，布朗小姐，我看不出来为什么要给他准备一些特别的咖啡。”

“他是谁？”蒂维妮特隐隐约约地猜到这个男人也许是她

的房东，杰克·布莱西，如果真的是他，哈伦就应该是他的雇员。不同寻常的关系。他要使用书房，她得把她的那些文件收拾起来。

“他是小布莱西，”哈伦说，“你的房东。”

“我是杰克·布莱西，”杰克同时说道，“你的房东。”

“哦，你好。”

杰克微微一笑。“很高兴见到你。”

噢！她思忖着他脸上的笑意使他原本英俊的脸孔变得更加迷人，积郁在她胸中几个月的烦恼被他的笑容一扫而空。自从那场让她尴尬的华盛顿审判之后，她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现在，那些被她埋藏已久的活跃的情绪又在她的内心世界里复苏了，等待着生根发芽。

“你看起来好像要大笑一场。”杰克说。

“说得对。”她真的放声大笑起来。哈伦傻傻地跟着她笑，而杰克·布莱西看起来也很温和。她笑得更厉害了，最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不起，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笑过了。”

“为什么？”

她注视着房东，眨了眨眼。“近来没有什么好笑的事情。”

“我明白。”

他真的明白吗？她思忖着。

“为什么不再笑了呢？”他继续问。

她惊悚了一下，又向他眨了一下眼睛。“你说什么？”

“你难道没有自得其乐地想象过一些好笑的事情吗？”

“很长时间没有了。”

“这个方法很奏效。”

“我会记住的。”她注视着这个男人，他的身材高大而健美，显示着男人的力量。

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破旧的靴子，还有一件看起来已穿了很长时间的夹克衫。哈伦对待他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个小男孩，然而在杰克身上有着一种神秘而复杂的气质，一种毫不掩饰的坦率和自然。如果他打橄榄球，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四分卫，组织队友进攻，在场上大显身手。他的行动流畅而利落，自然而然，他不像是黛娜斯特所描述的约克帕郡里的什么事都做不好的笨蛋。当然，外表是会迷惑人的。

她不想被打断思路，现在，她已经开始对这个男人感兴趣了。杰克·布莱西想要什么？是什么使他来到凉亭的？这是他家族的房子，可他并不在这里居住，却把它租出去了。

“如果他不是由于在这里留下了伤心的记忆，他是不会把凉亭租出去的。”哈伦说，似乎能读懂她的心思。

“别相信他说的任何事。”杰克·布莱西紧皱着的眉头舒展开，轻轻地笑起来。

“我要告诉桃乐丝这件事。”哈伦说。

杰克不耐烦地瞪了哈伦一眼。

“桃乐丝是一位相扑选手吗？”蒂维妮特问，不知道怎么能有人管得住像杰克这样的男人。

哈伦对她的这个问题做了个鬼脸。“不是。桃乐丝·莱莎·雷利——去年嫁给了皮蓬·雷利——是一个可爱的宝贝……除了她不时地咬他的耳朵。”哈伦将头向杰克点了一下。

“一个星期才一次。”杰克咕哝着说。

蒂维妮特忍住了笑容。“你是你们家中的叛逆者？”

“是整个郡的叛逆者。”哈伦插嘴说，这一次杰克的嘴张开了，“在他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总惹麻烦，有一次他烧毁了一座牲口棚——”

“那是一次意外。”

“那不是意外，你想要在七月四日以前向女孩子们露一手，于是放了很多爆竹。有一只爆竹飞到了老曼·维姆的农场里，几乎将牲口棚烧毁了。”

“那场火灾被扑灭了。”

“但是千钧一发。”

蒂维妮特无法再忍耐了，她再次大笑起来。当她注视到杰克的眼神时，她控制住了笑声。“不同寻常的经历，我看到了，”她转过头来，想要找一个溜掉的借口，“我应该让你们两个人单独地呆一会儿——”

“我一会儿去找你。”杰克说。

她停下了脚步。“为了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一谈我的一位朋友。”

“伊塞克？”她的目光落在哈伦身上，哈伦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她又将目光转到杰克身上。

杰克点了点头。“你有时间吗？”

“你有时间吗？”哈伦问，声音听起来很尖刻，“我想里查德法官派你去社区服务——”

“我可以晚上做——”

“——你应该现在去，这样桃乐丝就能够找到你了。”

“我不会耽误事儿的，哈伦。”

那个老男人哼了一声。

蒂维妮特很佩服杰克·布莱西的忍耐力。根据哈伦的态度，他本可以解雇哈伦，相反，他对这个老男人的话并不在意。即使他真的被哈伦惹火儿，他也将这种怒意掩饰起来。

“好吧……你为什么不到书房里来，我们——”

“你将会吃到饼干、果酱、没有咖啡因的咖啡，杰克。”哈伦打断了她的话。

杰克耸了耸肩，知道为这些小事不值得同哈伦争辩。他跟在蒂维妮特的身后走到大厅里。

看到蒂维妮特·布朗对他与哈伦之间的唇枪舌剑般的争吵大笑起来时，杰克被她迷住了。她的笑容仿佛一柄锤子一样在他的脑袋上敲击着，让他头晕目眩，他愿意看到她的笑容，听到她奏鸣曲般的笑声。她有一副美妙的身材，修长婀娜，比他六英尺四英寸的身高矮不到五英寸，他喜欢这一点。她如此让人着迷让他感觉到烦恼，他到这里来聘请她，是因为她是法律方面的专家，而不是由于她的美貌。当他在她身边像河流一样自然而流畅地行走时，他感到很难不被她吸引。

她和她的朋友黛娜斯特都有着一头红发，但是黛娜斯特的头发中夹杂着金色的发丝，而蒂维妮特的红发却像火焰一样燃烧着，闪耀着华贵的光泽。当黛娜斯特在华尔街遇到了麻烦时，蒂维妮特曾是她的律师，黛娜斯特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这位保护了她的合法权益的律师。

伊塞克需要这种能力。当杰克的目光仍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蒂维妮特身上那些玲珑有致的曲线时，他很难将精力集中到那位十八岁的男孩所遇到的麻烦上。

她的头发又厚又密，它们应该垂直地披散在她的肩头，但是相反，它们轻轻地起伏着，如同红宝石颜色的波浪。他用力呼吸了一下，想要闻到她的芳香，但是她没有掸香水，她的身上只有清淡的香皂的味道，但是这味道足以让他浮想连翩了。噢！集中精力，他对自己说，想一想伊塞克。

他跟在她身后走进了书房，他的目光环视着这熟悉的房间，嘴唇紧抿着。这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房间或者是这座房子，他一直为拥有这座房子而感到骄傲。他曾在这座房子里度过了很多痛苦的时刻，许多快乐时光也因此而被蒙上了

阴影。那些无休无止的争吵，他的妈妈在抚养孩子方面有着僵化的主张，而他自己又生性固执，这使他不断地同他的妈妈发生冲突。他的父亲无法说服他意志坚决的妻子，也从来无法解决他们母子间的矛盾，这就使杰克与他的父母坦诚相待的愿望化成了泡影，也窒息了他对父亲的敬爱。

他的妈妈在他十四岁生日过后不久离开了他们，半年之后，她在一场事故中死去了。杰克被深深的内疚感折磨着，虽然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暗示过这是他的错，但是杰克却无法原谅自己。成年之后，他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意识到他的妈妈并不是对她的儿子与丈夫不满意，而是对她的整个生活不满意。他也许永远都不会喜欢他的妈妈，但是他理解她，并且同情她的痛苦。

他后悔从来不曾与他的妈妈建立过良好的关系，也从来没有同他的父亲讨论过他失败的原因。也许他们不时地谈起她会对他们两个人都有所帮助的，但是杰克对他父亲上一年的身体状况极为担心，他父亲的健康情况迅速下降，让他回忆起伤心往事只能对他的身心更不利，所以虽然他们谈论了很多事情，但是谁都没有提到杰克的妈妈。

他吸了一口气，注视着壁炉，在壁炉上方有一幅他的曾祖母的画像，还有上百本的书。在这间屋子里总有些幽灵出没，就像这座房子的其他房间一样，但是这些幽灵不会伤害任何人。他并不打算居住在这里，生活在凉亭以外的地方可以让他获得更多他需要的自由。

“布莱西先生？”

他转身看着蒂维妮特。“请叫我杰克，布朗小姐。”她有着甜美的声音，他不知道她是否上过声乐课。

她伸出了手。“我叫蒂维妮特。”

他握住了她的手，感觉到她很有力，他没有将他的惊讶流露出来。她的手指修长，手腕纤细但决不软弱，她有着脆弱的外表，但是他知道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人。他看到过黛娜斯特案件的开庭报道，蒂维妮特·布朗头脑敏捷，口齿伶俐，态度坚决而强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屈服，即使情形对她不利她也绝不妥协，他欣赏这一点，这也正是他处事的态度。如果伊塞克想洗清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他就需要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律师，蒂维妮特·布朗正是合适的人选。

“我知道，”他说，“我在租约里看到了你的名字，我惟一次同‘上帝’（蒂维妮特）发生的联系是迫不得已的。”

“从小写的字d过渡到大写的字母D？”

他轻轻地笑起来，喜欢她敏锐的反应，他感觉到心中对她涌起了强烈的兴趣。她的微笑几乎不易察觉，但是他注意到了。她走到书桌后面，示意他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她坐在椅子上，将双手放在桌子上，等待着。

他仍然站在那里，透过身后的落地玻璃窗向外眺望着。

“我看到耶稣诞生雕像还摆在那儿。”

她的眉毛轻轻地挑了一下，然后又放松下来。“我知道现在已经是一月份了，但是我不喜欢看到它被收起来。”

他点了点头。“画面很美。有人告诉我雕刻那群人像和那匹马槽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崇拜艺术，谁喜欢这座木——”

“我的曾祖父的祖父。”

“这是真正的杰作。”

杰克的目光再次向窗外望过去。

“我折断了那只天使的翅膀。”

“哦。”她说，坐回到椅子上。

杰克理解她这种职业的敏感性，当站在法庭上的证人陈述自己的观点时，杰克看到过他父亲的脸上流露出同样的镇静从容的表情。而当杰克自己完成了某项生意或者签订了某项建筑合同时，他的脸上也会流露出相同的神情。

“你的父亲是郡最高法院的杰可伯·布莱西法官？”她说。

他点了点头。“自从内战时候起，布莱西家族就一直是当地法庭的职业执法者，”他微笑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成为了家族中的叛逆者的缘故，我没有走那条路。”

“我看得出来。”

杰克知道她明白这一点，于是决定向她摊牌。“我需要同你谈一谈即将在当地法庭公审的案子——”

“布莱西先生——杰克，我想你没有意识到我——”

他向前探过身来，将双手按在桌面上，打断了她的话。“请让我把话说完。”

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伊塞克·密斯特苏格家族是当地阿米希教派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是很好的人，工作非常勤奋。”

蒂维妮特点了点头。“我曾经遇到过他们家族的人。”

“不论是伊塞克还是他的父亲艾佛瑞姆都曾在我的建筑公司帮过我，他们非常诚实，总是以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工作。”他从桌子上的一个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铅笔的玻璃瓶中拿出了一只铅笔，用带着橡皮擦的那一端轻轻地敲击着闪闪发亮的柚木桌面。“他们是温顺的人，威斯曼家族的一个女孩已经答应了伊塞克的求婚，他们将在这个春天里结婚，当他们年满十八岁的时候。”杰克不再敲击桌面了，他仔细观察着手中的铅笔，皱起了眉头。“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在郡南部发生了一起犯罪案件，一个名叫班妮·艾恩·布朗的女孩被人强奸